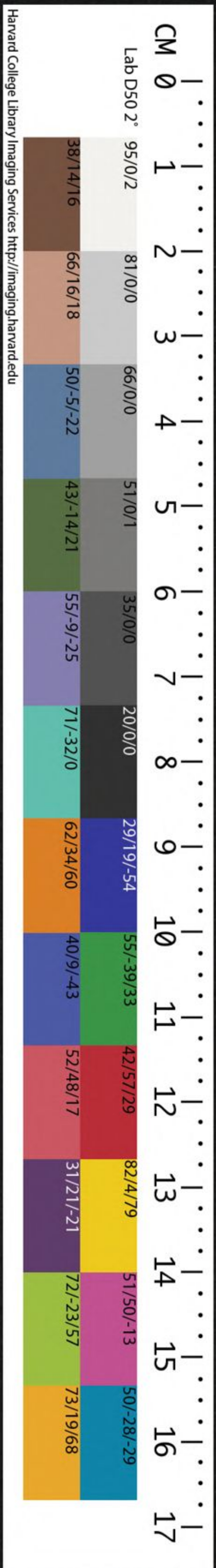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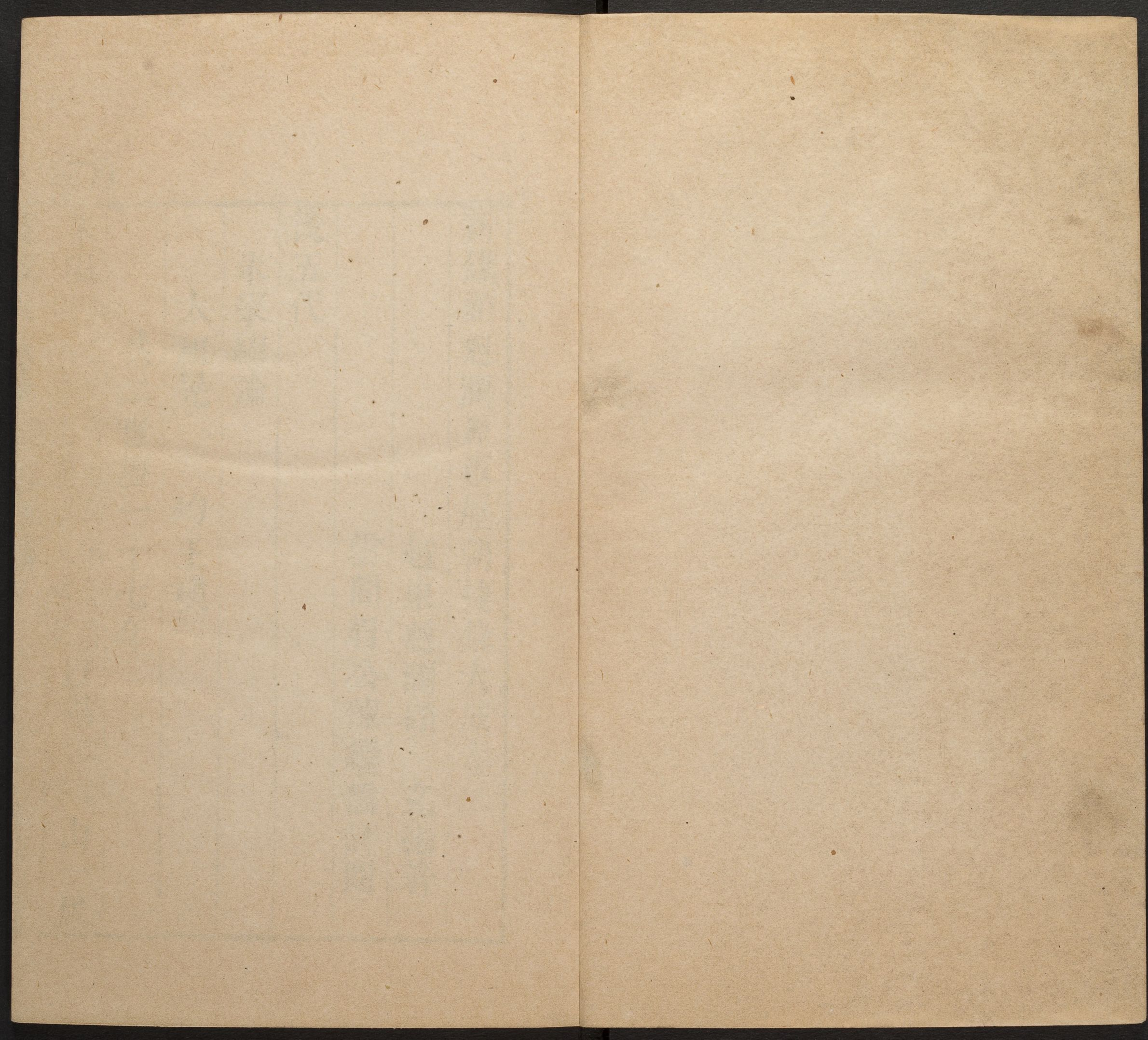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FEB 18 1941

72516/3801.7 (7)





新鐫顧迴瀾原板歷朝捷錄大成

卷三 陽養山一民
和漢學大書館珍藏印

越東迴瀾顧 充編著
雲間眉公陳繼儒評閱

後五代

朱梁總論

太祖晃

均王瑱

共二世歷一十七年

太祖

朱温

朱三初名温為賊降唐賜名全忠篡唐又名晃

以碭

陽養山

一民

捷錄大成

卷三後梁

一

下註見從黃巢為賊負罔赦之罪歸命於唐轍版

盜之祚而悍然顓唐室兵權之半奮袂揚衿音勤

○古頌奮袂揚衿怒目切齒險威震主怒鬚仇目姦鋒中人

綱目視唐猶几上之肉欲烹醢以充朶頤久矣綱目

几上之肉惟乃為相國封魏王加九錫以賞盜

焉噫猛虎不處卑勢勁鷹不立垂枝蔣子萬機篇云猛云

以虎負鷹視如溫使不加九錫豈不能作天子

邪以全忠為相國封魏王加九錫全忠曰所忌

淵奄有唐家三百年之基業非不仁而得天下者乎
溫非能禪唐唐有殄其祀也

者晉李克燕守光岐貞茂蜀王建皆為勅敵未敢遽受

禪者蓋有待也蔣玄暉曰晉燕岐蜀皆吾勅敵王遠受禪彼心未服夫何

文蔚等効推戴之力全忠篡位舉酒勞曰此皆諸公推戴之力也而

一旦威唐家三百年之社稷朱昱曰朱三汝本

一旦威唐家三百年之社稷他日得無威吾族乎罪踰羿浞食角惡貫

梟獍文章辨體露布長戈指關流矢射天穿高

梟晃固人人得而誅之者當時興復之舉惟見

於淮南楊西川王之檄二鎮欲與岐王晉王會

淮南西川而外了無

建錄大茂卷三後梁二

義兵信懷
忠者少附
非者衆向
之於夾寨
柳鄉幽州
入王中心
不肆然無
惡耳

擄錢大所

而又不克終焉後淮南王擊楚騰蜀王稱帝豈

天下甘叛逆之克頑衰季少忠勤之節義邪朱

晃篡位未幾外多晉王之師夾寨之戰輿尸折

首露布既自北而但○梁失亡將士萬計晃曰

吾兒豚犬耳南竟輿尸而折首○生子當如李亞子驍克

用為不吾兒豚犬耳矣耳栢鄉之戰挫衆隕師晉王敗梁于

萬級梁之精兵殆盡幽州之戰收跡遠遁晉文喪旂亂○

遁晉王伐幽州晃燒營夜鬱鬱然懷慚起懼初學

填恨低首楚常不伸眉綱可以省矣矧淫汚雜

採恣肆無極避暑宗奭幸不中謀於繼祚避暑

奭第亂其婦女殆而子婦入侍友珪友文妻俱

遍繼祚謀欲殺之而子婦入侍友珪友文妻俱

之尤寵欲付後事於友文註見四維不張管子書

張國乃萬惡皆備古文欲萬惡吾不知其與鱗

毛羽鬣音山棲水育牢居野牧者何以異也陸

山論人而無恥吾事急計生友珪改圖晃疾命

友文欲付以後事張氏告友珪老賊萬段友珪

賊萬膏鋒染鏢唐文○馮廷諤刺晃吾無葬地

建錄大成

卷三後梁

三

三

之禍初晃曰吾經營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昌不在世仇之李氏後友珪曰李氏吾世仇而在悖逆之友

珪晃謂友珪曰女悖逆嗟夫朱晃以臣弑君以

賊篡位致友珪以子弑父祿山之報昭昭不爽發明云温以臣弑君故友珪以子弑父屠戮之

所無者乎揉又祿山之生為天下所咀咀音嚼死為海內所

懼快漢左豈非圖人者適自圖遜志集圖人者適以自圖虐

人者還自虐與陳宛丘文殺人者還自虐友珪既立

王均

遽作荒淫友貞同楊令公師之謀友貞密謀誅

此事成敗在楊令公友珪血馮僕夫廷之劍友

朱温之故而廢討逆之法發明均王賊正名仗温之故而廢義故特予之豈以朱鎮則軍士離心分天雄為兩鎮魏兵曰吾六州

且骨肉流離歷代藩鎮兵未嘗遠出河門一專趙巖張漢鼎漢之任則政多乖

朱晃之殺本由天誅但以子弑父古今極變宜紫陽直書綱目

用將料外用相運內必得人而後有為均王未聞有施異政而即分天雄任趙張將相而失他日國運既

去聚族而鼻
哭亦何益
耶

劉鄩敗北

晉王曰劉鄩用兵一步百

王檀不

功朱三三十年之經營

計至是為晉李存審所敗

竟為鬪雞小兒所

取彦章嘗曰李亞子鬪雞小兒何足畏

楚囚同態

梁主聞彦章就擒唐軍且至聚

族而哭命皇

社稷壞崩

吳越春秋社稷壞崩身死世絕

子孫殄

戮靡有遺類豚犬非敵之料果符

上註見

而他日

威族之戒畢驗

上註見

以一族而易一身之富貴

於一時

范祖禹唐鑑朱全忠雖為天子數年而

族易一身之富貴也

賊温而李氏於九原下吾不識其志

不再傳即
凶後之窮
位者可整

畏音心覩貌否也噫嘻謀之不臧

詩經禍溢于世

傳一汚青史萬古淒涼

論學

苟可起姦雄既朽

之骨吾當以是問而羞之

突厥唐總論

莊宗 明宗 邈 佶 烈 莊宗 養子 閔帝 從厚

潞王 王從珂 明宗 養子

共四世三姓歷一十四年

王晉

鴈門李僕射 字如○ 李克 沙陀兵馬之子 按釋義 李存勗

本姓朱邪氏 突厥苗裔 世居金婆山之陽 地名沙陀 憲宗時有朱邪盡忠 始見於中國 懿宗賜

姓李名國昌 素有狗國之志 墨敕 應召 趨義河

克用其子也 中 王重榮曰 鴈門李僕射有狗國之志 召之必

來乃墨敕 召李克用 將沙陀萬七千人

朱温擅權 趣河 蕩威黃巢功居第一 克用於諸將中最少

此唐蒙頭 而流離時 也而此陀 目龍 雖平日跋扈倔強不受控御如朱三 雖平

忠孝之戒 不違初心 乃五季絕 無僅有者 矣雖有憤 逼京師之 罪君子略 之 受控御如晉侯 尚憚之何雄也斯時也天子幸

石門宗社無託而晉王 李克 建鉞擁麾威振天

下使其挾天子據關中自受九錫作禪文誰能

禁之 後吳蜀勸存勗稱帝晉王存曰先王朕語 余云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誅強臣威振

天下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而乃 誰能禁我顧吾家世忠孝誓死不為耳

能戒子以全忠孝彌敢失節 蜀王請各帝一方 克用曰誓於此生

彌敢為唐純臣 史斷安於爵 臣雖有憤憤逼京之

罪緣為朱全忠所圖也 克用自陳有破黃巢大 功為朱全忠所圖僅能

自而君子當有以原之矣存勗 莊 以弱齡襲位

歷年圖莊宗宿將竭心承業老奴 唐宦官 張承業 克奉

先命 李克寧謀亂太夫人召張承業指晉王曰 先王把此兒臂授公聞外間謀欲負之承

業曰老奴以死 問鼎于燕 初劉守光稱帝晉王

而守光父 仁子泥首聽命 周德威伐燕守 光曰侯晉王至

策馬渡河而偽梁君臣破膽自裁

莊宗

唐臣之子 其後必昌 莊宗賴宿 將老奴而 襲大位為 能鋒無前 對以不其 鼎而大 三矢之命 泥首聽命 王擒而斬之

平當如李
亞子詎不
信哉

揚錄大成

註見後梁指揮而驅音兕作威文章辨體叱咤音查與叱同怒也

則風雲變色駱賓王集取九勝於十戰蘇文唐莊宗勇而善戰與

梁人夾河相攻十戰九勝涉河取郵不十日而克梁洒三恨於三矢將終

賜存勗三矢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背約歸梁三者吾遺恨也與女三矢無忘乃父之

志存勗藏之廟用兵請朱温所謂克用不見註

後梁晉王所謂必成吾事者初克用謂存勗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

存勗誠無負矣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五代史方其繫

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太廟還矢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使當此之時

能汎掃宇內訪唐宗室而立之蜀王書云侯朱温既平乃訪唐

宗室然後函偽梁之首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

書魏文徧告天下曰吾不忘父志殲茲醜逆雪國

家之恥註詳下文復列聖之仇誓不敢他愈推愈讓

白首不渝變也則是舉也盛業光天壤古文高名塞於宇宙

盛業光貴名耀日月八面鋒頌聲滿天傑然齊

桓反魂晉文復肉吾焉得以五代之君目之惜

其忽晉王得傳國璽衆議業為唐家之忠言即位承業曰吾王世

唐叔季戰
廟之中安
肯立唐宗
毫而不自
立耶故議
者但當論
其所為之
政而當峇
其自為之
心

建錄大成

卷三後唐

八

世忠於唐室今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
 從來征伐之意王何不先威朱氏復列聖之深
 仇然後求唐後而立之汎掃宇內合為一家讓
 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又曰諸侯血戰本為唐
 承業之論家今自取之蘇循誤老奴矣
 悅蘇循畫日筆之佞舉蘇循獻大
 謂之畫日筆朱温未誅之日初承業謂晉
 宗竟為六家誅承業卒六月而有失從來征伐之意耳
 月之事舍承業卒六月而有失從來征伐之意耳
 遂功而承業卒六月而有失從來征伐之意耳
 逐利承業卒六月而有失從來征伐之意耳

莊宗懷瑕德而戮梁之不義於此而曰吾欲忠
 人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公羊傳懷惡而討
 君子曰惟無瑕者可以戮人穀梁傳惟無
 註見

於唐室註見雖窮天下之筆舌誠齋策錦窮門

到戶說文選馬能門到戶其誰聽之而誰信之

威梁之後不承權輿詩經吁嗟乎不承權輿始也非

荒於色自傳粉墨與優人共戲以悅又采民

則賄於貨山積非般於遊唐主敗於中牟中牟

新磨日女為縣令奈何從民則淫于獵獵于近

耕種以妨吾天子之馳驅乎則淫于獵郊于伊

亦作以腹醉削而失軍心府錢不給賜軍以培

事乎亦作歛而失民心征賜號豐財贍國功臣優

伶僕宦侮弄縉紳而失士心羣臣憤嫉汗馬勲

臣西平王闔門屠膾焦武曰西平王戰骨零霜古朝野

骨古誥蚤悲戰而失功臣之心衆心乖盭古朝野

征音中志驕於業泰徐妃政怠於

功成國有土崩之勢而不知蘇文克敵之後沉

伶人交亂其政府庫之積聲於耳故其取西蜀

降王衍也梁震曰唐主得蜀益驕亾無日矣其

料度之應若目辨蒼素手數竒耦論學何也舟

不思勤政而乃有此
斷德軍民臣士無一
善能服其心衆叛親
離天位不可一朝若
矣

不覆於龍門而覆於夷壑車不摧於太行而摧
於康途民間蓋有以窺莊宗之隱而計其終也

卒之主上帝河南嗣源帝河北李嗣源而登

高浩歎石橋涕悲唐主聞嗣源已據大梁徬徨

四顧栖然無歸發昔之所謂志氣遠大者註見

何一旦遂成枯落哉武侯書年與時馳意伶人

弄矢骨燼肌灰伶人郭從謙為亂唐主中流矢

而殂善友歛樂器焚之嗣源拾

明作之君制於人莊
宗伐蜀而朱梁震驕
公之料討鄴而致石
橋流涕之憂寵宦官
而來伶人
流矢之禍
三爲人所

唐錄大成 卷三後唐 十

制而卒以
自阻明作
之君斷不
如是

骨于灰

故門高從謙之變朱子首揭伶人從謙

以著其亾國之自古人謂猛虎物不能害反為

毛間蟲所損食者古語莊宗之謂矣於乎於乎裂

膚汗血胡氏不櫛沐不解甲苦戰十五餘年初

韜口陛下不櫛沐不解甲方能定天下於十指

上初季興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而

乃波頹瀾倒於三年之內故威梁者莊宗也自

宗明

威者亦莊宗也誠齋無足異也明宗嗣遠女色

善政疊七

後宮止誅宦寺留三人選文學謹天變斥私獻縱

生民之大

鷹隼馮道曰陛下可蠲逋負免三司逋負三百

預建嗣而

也廢內藏跡其行事美善頗多註見雖軍士兩

底滅止者

優給為五代一大弊一月之間再行優給發明

母乃赤子

原於而有年二獲應為五代一小康唐開元十

之福當如

存心仁厚戢兵保民之效也求於漢唐之間蓋

亦賢主矣

多求於漢唐之間蓋亦賢主惜也年

幾七十而諱言儲嗣以致從榮稱兵驚亂宮闈

更錄大文

卷三後唐

十一

帝閔

父子祖孫一日而絕

殺從榮及其子

○南宮其

亦不學之故與閔帝之立非有他過特以朱弘

昭馮贇等四三小人專制朝權而潞王舉兵入

闕從珂瑤曰朱弘昭等專制綱目不以反書之

書舉兵罪朱馮也深著朱馮等產禍召亂之罪故養雞

者不畜豕牧獸者不育豸王褒論講為國者不任

人以此也潞王掃清君側註見雖足以大豁

衆憤然鞭胸杖背出財為賞民有怨語唐王欽

與小人共執朝權以基從珂之舉兵問罪是誰之過

潞

兵雖衛國

而民心既

失兵亦無

川潞王但

知制民以

養軍而不

知修德以

愛壻百敬

塘畏其骨

立縱之河

東以假其

利器他日

契丹入而

玄武樓之

賞軍士有驕色市人曰女輩為主力戰反使我

輩鞭笞杖背出財為賞女曹猶揚揚自得乎

而除去菩薩扶立生鐵軍有悔心軍士曰除去

鐵以閔帝仁厚唐則帝座已不可長恃而乃幸

主剛強有悔心也

石郎之骨立石敬瑭入朝將佐勸留之縱蛟龍

於深淵桑維翰謂敬瑭曰公入朝主上豈不知

此天假公欲其萎音音○蓄縮咋音舌不言

以利器也

義手不動從命也馬援傳相與萎腰咋不亦難

乎卒之背華向夷引誘胡虜契丹以兵四十萬

建錄大戊

能殺人否

耶

送、至、洛、陽、立、為、天、子。安陽集契丹以兵四十萬

子、言、及、石、郎、心、膽、墮、地。契丹及敬塘敗唐兵唐

我、心、膽、新、天、子、至、后曰新天子而、家、為、煨、燼、敬

墮、地、兵至唐主登噫、嘻、悲、夫、歷年圖日負辰

玄、武、樓、自、焚、未安家為煨燼

石晉總論

高祖敬塘 齊王重貴

右二世歷一十一年

石敬瑭以明宗愛婿洪進責敬瑭曰公明宗愛

且相、手握利器於河東註見後情、則、親、勢、則、重、

固、非、默、默、受、制、於、人、者、六帖崔湜曰吾一門入

豈、能、默、默、受、千、春、歸、反、之、唐主千春節置酒

制、於、人、哉、天平鎮以何、不、且、留、邊、歸天、平、節、度、之、授、敬塘曰吾之再

疑、之、則、防、建錄、大、成、卷三後晉十、三

開運客方
得不起劉
桑二雄之
謀借兵契
丹于戈反
向以契婦
翁哉

二派文勢
絕似公教

僭天戎之
其殺天子
以自帝而
復以中國
稱臣犬羊
敬塘之為
人尚謂有
入心乎

面許終身不除代今忽有是命而敬塘之興亂

自朝廷發之矣敬塘曰我不興亂朝廷發劉知

遠唱帝業可成之謀劉知遠言稱兵桑維翰進

父事契丹之說維翰勸敬塘以恣狂圖急神器

割長城以資虜事文類聚云晉主狂圖急而偷

取一旦之功戰國策偷取憐且一卒爾亡唐吁

契丹之德不敢忘是也後晉主諭安重榮曰吾

德獨不思曾共唐之富貴矣乎註見又不思棄

鴈門關以北十六州初許事捷之日割鴈門關

薊十六州與之不見天○按十六州幽薊瀛莫

日者至四百三十二年○涿檀順新媯儒武雲

應寰我中國失控扼之險乎源流至論白石晉

契丹中國失控扼之險乎源流至論白石晉

契丹謝尊號權曰吾老為異日中國之患乎遠

矣安能向穹廬屈膝且天子為天下首何

也上也夷狄為天下足何也下也契丹視晉猶子晉視

下之首也何也上也夷狄契丹視晉猶子晉視

以堂堂中
國遵命契
丹不以爲
難是豈享
位長久者

契丹猶父

按五代史契丹德光立敬塘爲皇帝
冊曰咨爾子晉王子視爾猶子爾視
予猶父又戒曰子孫孫無相忘

又不思首足之倒懸矣乎噫

噫敬塘之邀利而忘害夫何至此極也故綱目

書曰契丹立敬塘爲晉皇帝又書曰契丹以晉

主南下而其後也書曰晉上尊號於契丹

按綱目捨

遺曰睿文神武法天啟運明德
章信至道廣敬昭孝嗣聖皇帝

又書曰契丹加

晉主尊號

英武明毅皇帝

醜之也罪之也又以悲之也

詩曰鉶之罄矣惟罍之恥契丹宰中國晉之恥

世亂多良
將敵猶不

敢萌窺伺
帝聽用未

劉誰與振
起滅亡乎

王齊

也國語云鉶之罄矣惟罍之恥也而晉顧忌其爲恥

乎卽位數年善政無聞強藩外制權臣內專爲

楊光遠而出桑維翰爲杜仲威而疎劉知遠

胡氏

曰晉祖爲楊光遠而出桑維翰爲杜仲威而疎劉知遠此亡國之本也

兵權之失

人也職此矣是豈深根固蒂之道乎

老子經云是謂深根

固重貴晉主元

以社稷長君馮道等緣國家多

難舍重睿適顧命而立之

初晉王命幼子重睿拜馮道欲道輔之晉

主祖道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重貴爲嗣

使其鎮撫國邑蘇寧百

建錄大成

卷三後晉

十五

重貴欲雪
先人之耻
乃與一延
廣謀以激
契丹橫發
不可藥救
斯民何不
幸而遭如
此昏害之
人耶

姓國母釁契丹兩主交權註見則夷狄之聞之

也將警懼於漢之威而欣喜於漢之德國語鎮

家及其人民雖四鄰諸侯之聞之也其又奚禍

誰不警懼於君之威而欣喜於君之德

之敢顧情然是景延廣之狂謀以狡焉為啟疆

之思左傳狡焉吁嗟愚哉蠶蠹有毒左傳鼯音鼠

有螫獸經鼯鼠能食人而况戎狄乎省德無缺然

後可動左傳盍姑內省德夫亦量已德之豐否

矣乎左傳晉侯不量又思民生為阜足乎為窮

感乎政事為安之乎為擾之乎大儒大而可以

快志於夷狄乎水旱頻年室如縣罄如當讀作

○左傳室如縣罄今日括民穀明日籍民兵後日

括民財分遣使者各操斧斤淬音鋒鏑日夜思

所以斬伐其命脈文文山民方殿屎音○詩民

殿屎註殿若燒若焦荀子書天下熬十夫九怨

屎呻吟也若燒若焦然若燒若焦哀徹心髓楚詞哀響綿

史記重賦欽十室而九怨哀徹心髓楚詞哀響綿

雖懷朽索馭馬之慮書經予臨北民凜乎何嗟

有大挾持
者斯有大
張弛重貴
何人斯而
知用兵乎
卒之大敵
屋境尚閉
修調鷹而
不思應受
意空有十

萬鈔翁怒不可開矣
惜哉

從坡公諫用兵篇來

魏錄

及矣詩乃欲先收瀛莫安定關南次復幽燕蕩

平塞北晉主下榜伐契丹曰專發大軍往平黠虜先收瀛莫安定關南次復幽燕蕩平

塞吾固知彥卿陽城一捷先時契丹入寇符是

天奪之鑒而益其疾左傳號曰下陽不懼而又

疾厚其兇惡而降之罰也左傳叔向日天之假

其兇惡而契丹含毒蓄怒吹脣沸地掃國而來

至論虜騎掃國震如雷霆赫如日月潛夫論乃

如雷霆赫如日月者邊害震

不待夕尚自釋其閉修國語釋舍也閉調鷹

苑內維翰以國家危在且夕求見言寇至而不

知懼焉諸葛武侯用兵心法乃若居安而不思

鼎不吁翁怒而來戰矣十萬橫磨劍安在哉

初景延廣對契丹使曰先帝為北朝所立故稱

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稱孫足矣翁怒則來

戰孫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他日為孫所敗

無悔也至是契丹主曰致兩主失權皆汝所為

劍安在禍至神惑運盡天亡晉王草降表自

身甘臣虜
願隱忍不
耻吾不知
夷狄何以
強晉君何
為弱景延
廣之罪至
死莫容矣

魏錄

卷三後晉

十七

守嘉祐集敬塘苟一時之利以子事匈奴孺子

德光升殿用晉朝儀自稱真天子五代孫勿憂

使有噉飯之所契丹主論晉主曰孫勿憂

蒙名負義契丹封晉主死也委骨窮塵

以晉主比去鬼重前恥人增厚顏古賦鬼雪前

得壯士挽天河以為之洗淨此垢乎古歌安得

河洗淨甲故曰不畏彼之侵而患所以來其侵

名臣經濟奏議用兵者不幸敵之亂而欲已晉

晉石氏但知一日不
得為君為
可慮而不
知十六州
之不見天
日為可憫
知婦翁之

制而謹
契丹而

不知契丹
之難制以

慮及于孫
十年之

不血食不
足惜也四

百三十二
年之山前

山後不見
天日罪何

何勝數哉

之謂矣蓋嘗論之高祖之於夷事之太過者也

故雖能叛晉之社稷而竟階亂華之羞齊王之

於夷絕之已甚者也故雖能易始之弦轍而卒

有播遷之辱胡傳晉籍契丹之力以叛業非賢

君守成無令主十一年而不血食也初桑維翰

晉氏不夫何恠哉吁晉氏之亾無恠也使契丹

窺釁中夏元楊廉夫正統辨石晉割幽燕以與

一方獨限外境後宋太祖曰石晉割幽燕以

建錄大成 卷三後晉 十八

甚憫而山前山後之不見天日者至四百三十
二年。註見上是誰之孽也。愚故表而罪之以戒後
之邀利而忘害者。

後漢總論

高祖 隱帝承祐

共二世歷四年

高祖

惠石氏之
惠亦不可
縱埃冊之
暴乃樂重
貴之亡而
先正位號
於晉陽則
乘危篡逆

劉知遠以晉陽贅塔，効力晉朝，外分機權，強藩
自固，車堅馬良，將勇兵強。武經七書而契丹覆晉，衰
音如充耳。詩經不事南朝，不事北朝，豈無所俟邪？

契丹使謂劉知遠曰：女不事南朝，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事邪？
天下無主，先正

位號於晉陽。軍士曰：今天下無主，先正位號。賴史

之罪不待
言矣

不知以恩
信結人而
賞罰倒置
政令失宜
二年以外
確乎難以
承祚矣

每錄力所

弘肇之力安行入汴汴知遠自晉陽安行入斯時
也尚有不忍忘晉之心漢主仍稱天福年噫與
其稱天福之虛名於既亾之後何如用河東之
力而救齊王於未北之先乎且輕殺幽州兵而
冤及無辜嚴為盜賊法無問賊多而輕犯者即
死是政猛則民殘矣左傳猛則民殘原杜仲威而重罪
者逃刑是大眚音省而亦肆矣春秋書曰肆大眚新天子
享國長久之道不當如是也故父子甫二傳主

隱帝

噐僅四歲一得一失易如反掌唐文正宗一得一失易如反掌

一興一亾疾如旋踵寄蜉蝣音浮於天位自古莫有蹙於

此者豈非高祖之失於培植邪漢主既殂隱帝

承嗣位其始也楊邠總機政郭威主征伐弘肇

典宿衛王章掌財賦綱顧命大臣各顯一職共

攄所長以濟艱否吾意未必遽亾而不知漢之

亾實自此基之何也鎗劍定國弘肇曰安定國

安用毛錐出財王章曰無毛錐則而將相如枿

建錄六戊 卷三後漢 二十

鑿陛下禁聲有臣等在而漢主不能平弘肇嘗曰陛下

但禁聲有臣等在甚至郭威遙領兵權而請加恩

內外書法此高歡分封邑可以覘自帝之心鄴

都樞密而以外制內以威為鄴都樞密蘇逢吉

外制內又界之以難馴之勢在外者虓闕內視

在內者暴悖上陵文訣流熾五代肉爛魚餒在

內者收把威陰凝氷結胡政柄二三帝幼冲政

柄二甚矣非國之福也顧不以禮馭之以漸杜

兵權總於郭氏政柄裂為三三
四百年之炎漢難以復續矣

之而一日之間殺楊邠戮弘肇斬王章去其爪

牙剪其股肱宋刑殺寬濫書經人全後周太祖

忘以刑殺寬濫故不及期而威若艾通鑑艾草

營音然管子又欲飛一詔走一使聚郭威等而

殲旃也彼執兵強忿之臣宋文唐季五代之亂

以其力內各懷富貴豈忍威之延頸俟死哉擁

兵而南以清朝廷漢主遣使殺郭威等郭崇威

願公入朝蕩滌鼠輩以清朝廷趙修巳曰不若

捷錄卷三後漢二十一

天君不知以德威服
棄乃欲行漢祚所以短促延義曰漢本未
誅殺以悞服群僚郭威清君側
之兵一入而劉氏遂不復血食
矣又何咎焉

等不忍殺臣通漢兵雲翔而不敢校戰國策雲

臣詣闕請罪也俾高祖之業一朝墮地焉漢主斃於

也校報也即位曰朕以高祖之業一朝墮其初也無功臣

地今日位號不得已而稱之蘇子由五代論晉

則不興而功臣卒起而威之絕匈奴之和親而

威漢誅楊邠史弘肇而周人不服以及於彼其

初無功臣無匈奴則不興而功臣匈奴卒起而

之徐州之使方行遣使迎劉贊而劉氏之立咸

懼贊至諸將曰我輩屠陷京城天子須侍中自

若劉氏復立我輩尚有種乎天子須侍中自為之

為之而黃旗已蔽威體矣天子須侍中自為之

裂黃旗以蔽威懷璽未煖處宮未安

體擁之南行文訣至于

頽絕五常矜威懷璽未煖處其亾也忽焉

宮未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其亾也忽焉

也勃焉其而神器已屬之於周意天子惟兵強

亾也忽焉初晉安重榮每謂人曰今世五

馬壯者則為之天子惟兵強馬壯則為之耳

代之世大抵然耳吾於威笑訾哉

向使劉氏父子能讓逐挾冊尊禮大臣豈不足以延基業於長

後周總論

太祖郭威

世宗柴榮

姓柴大祖養子

恭帝宗訓

右三世二姓歷一十年

太祖

郭威柄漢室之兵權屬衆心之推戴自謂周室

之裔號叔之後威漢代立而建國為周威曰朕周室之

裔號叔之後殺承祐隱帝為君三年而書弒劉

贊贊未成乎君而書雖無逃弒君篡國之罪而

即位之後善政頗多罷四方之貢獻周主曰朕起寒微一

威直亂世
一武夫而
知尊崇先
聖則過人

且為帝王豈敢厚自
奉養以病下民乎

毀漢室之寶器真可謂節

儉之主而與夫謂孔子之祠

周主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

乎釋唐人之俘

釋燕敬權等使歸唐

聽過淮之糴立聽訟

之規非有恤民之心重道之志君人之度者不

能然得國雖淺而為治已固

唐主議取中原韓熙載曰郭氏有國

世宗

雖淺為治已固我兵輕動必無益

吁亦賢矣哉世宗

柴榮以柴氏

子嗣太祖而立撰通禮正樂書定大樂設科目

而文教彬彬敗漢兵

高平之戰劉崇倉皇而去

閱諸軍周主曰

節位之初
不四十二
月而取燕
南地以明

舊疆立國
蒙大政又
能厚待忠
義棄黜小
人求之諸
帝中真不
向多得者

兵務精不務多奈何浚民

平江北

伐唐唐主獻地伐契

丹離京四十二日兵不

攻無堅城戰無強陣

歷年

而武功烈烈王環以不降而受賞仁贍以伉

節而蒙褒

唐劉仁贍守壽春制曰仁贍盡忠所事伉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堪

張美以供奉而見疎

初周主在澶州張美豐為供奉周主不以公心

待馮道以販國而被棄

胡氏曰馮道

馮道一身歷仕

四姓十君

溫公

威武之聲真足以砥礪人心

激發一世遠者畏近者懷有由然也刻農桑之

建錄大戍

卷三後周

二十四

木刻為農夫織婦置于殿庭務本也禁僧尼之度抑末也親

囚徒之錄恤刑也貸淮南之饑振起也作賑者非貧也

立二稅之限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便民也注意黎元留

心治道良法美意發明云是皆良法美意未易枚舉取其

所長棄其所短吳越春秋取其所長棄其所短則天下無不可用之人矣信

為五代十二君中之令主矣胡氏惜夫立李崇

訓之婦而夫婦之道不端縱柴元舅之罪周主既為

太祖嗣無敢言守禮子者但以元舅處之嘗殺人知而不問而父子之倫未

盡孟漢卿以監納取耗死有司論罪不至死周主曰欲以懲衆耳

竹奉璘以捕盜不獲誅張順以隱落稅錢刑孫

延希以役徒噉飯斬罪加律外劔有餘寬白孔六帖

劔有餘寬尚能衝斗其自謂不因怒刑人者嘗言朕不因怒

刑未然也美德之玷豈非不知學之過與世宗

既殂梁王纘位雖以小兒年七寡婦處南面後元

伯顏口女國得而太祖世宗之德澤在人心也

倉卒遣將于陳橋趙匡胤將兵禦北漢至陳橋自立而還范質曰倉卒遣將

世宗乖人倫濫刑法卒底孤兒寡婦而絕其祚也有由然矣

美德種障惜瑕瑜相半而復貶之是功不掩過也

恭帝

不祖負夾馬之瑞日光之朕木亭之符則

美應陳憐吾輩之罪也。而出袖中禪詔。陶穀出禪詔于袖中殿前點檢作

天子。初周世宗得長木尺云殿前點檢作天子而加身上黃袍。願冊

及對黃袍已加身矣。周朝舊臣又誰不慶不動聲色。手移大位。當時

比肩公卿。匡胤曰公卿皆我比肩不能寒松其操。鍾雅寒

風霜其節。韓瑗曰風霜其操金石其心。東觀漢記曰心如金石真忠臣

也。而鳴玉曳組。趨翔廊廟。綱寧事慚負人。斷曰

忠義鬼寧。事慚負人天理民彝。至五代之季。而消磨盡矣。

嗚呼。田橫之客。豈不笑人哉。齊陸超之曰恐田橫客笑人

梁唐晉漢周總論

歷觀五代之得國也。仗馬筆之力者。有之。肆掩

襲之計者。有之。而要其當時之為君者。自賊溫

之外。初無荒淫暴虐。如前五代者。比然而享祚

不前代也。致治不元嘉也。引年不梁武也。富強

不隋煬也。不及百年。天下五擅。蘇子由五代論是果天

命之值乎。抑其君之失德。致然也。吾嘗即其巔

末論之。盜賊也。而為君。朱夷人也。而為君。後唐晉漢

建錄大成 卷三五 五代總論 二十六

其主而肯起矣以抗之哉

五代縱無甚淫酷而如此出身如此族類誠穢德不忍言者使世道綱常

不蕩然陵
人道乎故
歷君十三
傳歷世五
十六非捉
之也天命
有歸也

養子也而為君

唐明宗潞

黥卒也而為君

周太祖

身嘗曰自古豈

有四君而三姓者

唐

有三君而

二姓者

周

自書紀以來未有也堂堂天位奉天

者立之中國天下中國人居之而可使失德非

類者久處乎故傳世之久者十有七載也

梁

其

次者十有四載也

唐

其次者十有一載也

晉

又

其次者十載也

周

甚者四載而失矣

漢

成敗如

逆旅

註見後漢

承代如隙駒紛紛然金玉已生砂礫

尊夷狄篡
天位朱李
石劉必為
天譴滅也
也必矣

人命而中原塊土屢為篡奪之場世運至此非

天地一塞會哉雖然五季之亾國同而其所以

亾者又不可以例視也是故案其篡取中國之

罪則朱三為惡首而舉兵入闕者

唐

同逆也推

其俛屈夷狄之罪則石郎為戮魁而奉表契丹

者

劉知遠奉表契丹契丹賜詔褒美親加兒字於知遠姓名之上賜以木楊如漢賜九杖

比之同辱也言之污口舌書之羞簡牘其亂至矣

不可以駕矣

呂氏春秋

故弒逆之禍起於梁篡

劫之禍兆於唐。夷狄之既慘於晉。強臣之禍作於漢。朱李石劉之亾。盡謂天命之衰不可也。正學

集五世之君惟周則不然。太祖開創於前。世宗

栽培於後。十餘年間。善政累書。與唐明宗為三

令主。而亾國亦若是之速。又何也。豈帝王自有

真通鑑天將生聖人。為生民主。初唐明宗每夜焚香祝天曰。某胡人

因亂為衆所推。願天而日月既出。燔燔火不寧。

蚤生。聖代史日月。

